

下

艳

影

侠

踪

云中子 著



艳影侠踪(全三册)

作 者:云中子

责任编辑:邢爱光

责任校对:冯晓岩

装帧设计:羽'丰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长春市第八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:460 千字

印 张:24.25

版 次:199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0,000

书 号:ISBN7-5387-1079-5/I·1036

定 价:23.80 元

第二十一章 驭剑之术

半晌……

才看到长寿童子东方未晓眨眨两只灵活的眼睛，哼哼地说道：“喂，哪个见不得人的家伙说对了没有？”

白发姹女西门迎春沉吟地道：“大致还差不多，只是……只是太狂了点！”

郁秋风一听到东方未晓所说的哪个见不得人的家伙时，心头顿然一震，但却佯作平淡地微微一晒，道：“后生晚辈，居然也有人提起，料那提到我的人，充其量也只是个么魔小丑、江湖末流，两位是何等人物，竟也听信这种人的话，特地郊迎十里，反使区区汗颜得很，哈哈……”

一阵狂笑，声如龙吟，虽非以内功所发，但激越长空，响彻霄汉，有金石之声，浩然之气。

银汉双星不由得齐齐轩眉动容。

青儿与小翠面有欣傲之色。

陶逸则暗叹一口气，心说：“这回儿是一定惹上了！”

狂笑声落，回响不绝，郁秋风双眉连剔，朗目射光，心头早已拿定了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的原则，不用人家开

口，而且直率地问道：“两位成名有年，况已告退江湖，今竟轻信人言，不惜移玉，拦路指名要与在下一会，有何指教，请当面吩咐！”

白发姹女闻言不但不恼，反而娇声一笑道：“你倒是很干脆，省得我们转弯子多饶舌了！”

扭头向长寿童子咧嘴道：“当家的，还是你来说吧！”

其实，他们不说，旁人已都能猜到，可是长寿童子东方未晓却又自恃身份，颇有点难以启齿的神色。

这天设一对，地造一双，身材矮小如未成年的童子，而肃肃白发覆顶，令人莫知老幼的两位武林中罕见怪人，在互相怂恿一番之后，男的拗不过，只有羞笑了一声，向郁秋风老气横秋地道：“人家说，你郁小子初出道不久，便能领袖中原武林，驱使宇外三魔，乃得到了乾坤百诀所载武功真传！”

郁秋风闻言一惊道：“你说什么乾坤百诀？”

东方未晓嗯了声道：“不对么？小子，老实告诉你，我夫妇早有心找乾坤令主方英佩较量一阵的，但是，人家自失去那本捞什子秘籍之后，就躲在家里不露面了，至今，已整整的十八年了。”

郁秋风冷笑道：“两位如有此心，大可找上门去！”

“嘿，你小子的心肠比我们还硬！”

“这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人家丢了秘籍，这比死还难受，我们还忍心上门欺人么？”

“因为如此，两位才找上了我了？”

“你倒是够聪明的。”

“但两位已注定是失望了!”

“你小子不敢和我们动手么?”

郁秋风朗目骤睁，神光暴射，略一顾注之下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在下不敢在长者面前狂言欺人，但敢接受任何名家的挑战，使两位失望的是，在下并没有学过乾坤门一招半式，由此可知，以两位的聪明才智，却上了别人的大当，说来岂不可笑!”

长寿童子顿时面上一红!

边上的白发姹女忍不住尖声怪叫道：“这小子胆气不小，敢当面讽刺我当家的!”

郁秋风傲然答道：“这是事实，无须在下讽刺。”

白发姹女娇哼道：“当家的，我先教训他一下!”

长寿童子忙拦道：“童言无忌，别那么气吼吼的。”

白发姹女咬牙怒哼一声，道：“好，你记着他，咱们回家算帐。”

长寿童子脖子一缩，扮了个鬼脸，但很快装起正经来，手指郁秋风，摆出一付倚老卖老的嘴脸，道：“小子，我们本只想找你印证几招，试试乾坤门绝学便得，现在，你却把我的枕边人给得罪了，这笔帐，可够你还的。”

白发姹女眼珠一瞪，娇嗔道：“嘴上无德，老不羞的!”

郁秋风见这小老两口子，似真似假的拌嘴饶舌，不由得噗嗤一声。

青儿也忍俊不禁地，在做掩嘴葫芦。

长寿童子拉长了脸，哼哼道：“又是一笔欠帐!”

郁秋风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两位拦路截车，这笔帐又该如何

算法？”

“哼，这倒是个新奇事儿，银汉双星从来只有找人算帐，还不曾有人找我们算过帐呢！”

“难道不能由在下开例吗？”

“你小子究有多大能耐，敢吹此大气？”

“如果一对一，两位中不论哪一位出手，难以接得下在下三招，若联手同上，也许可以……”

银汉双星齐齐竖眉瞪眼，气得连声怪叫！

百步劈空掌陶逸浓眉皱成一线，神情忧愁之极！

小翠毫无表情，冷眼旁观。

青儿发了孩子气，鼓掌娇笑道：“郁兄弟，你把这对小人气得多么好笑哪！”

这句话，更无异是火上加油，长寿童子立刻怪叫道：“反啦！反啦！居然有人敢当面骂我们，喂喂，今晚上若不能出这口气……喂喂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白发姹女道：“当家的，你撞壁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再等等……”

“等多久？”

“等遇到了和你生得差不多的人再醺。”

“喂！老婆子不得再丢人了！”

“那么你叫我怎么办？”

“一块儿死！”

“少放屁！”

白发姹女面色一正，又道：“如果人家真能在三招打败我

们，我们这辈子也总算没白活，临老死不远，还遇到了真正的对手，那不是可以心安理得的呆在家里多活几年了么？”

长寿童子耸肩一耸，道：“怕死就怕死吧，还有这么多的歪理！”

“你服不服从？”

“是是……太上老君！”

郁秋风听到银汉双星自称生平尚未遇到过对手，心头也不免暗暗吃惊，因自己天秤三掌威力虽强，可惜变化太少，万一对方联合出手，三招无功，以后该怎么办？

正当郁秋风暗自担心之际，长寿童子已拿桩站定，招手道：“吹大气的小子，进招吧！”

郁秋风见他一人出场，心头顿告轻松地，含笑颌首道：“在下放肆了。”

右掌上贯注了六七成先天纯阳真气，蓄而不发，缓缓推出。

长寿童子双目炯炯，凝视不动。

郁秋风掌到中途，突然收招问道：“何故不接？”

长寿童子轩眉道：“这是我们的惯例，与后生晚辈动手，先让三招！”

郁秋风淡淡一哂，右掌边挥三次，微风过处，吹得长寿童子头上白发飘飘飞扬，然后冷冷地道：“多谢礼让，现在总可以回手了吧！”

“哼，你小子果然很狂！”

郁秋风剑眉双剔，也不再多说，右掌依然和适才一般，运用了六七成真力，当胸缓缓地推出。

一团先天纯阳真气，凌空滚滚而出。

长寿童子见郁秋风这一掌阳刚真力，却用阴柔的心法推出，遂也不敢大意轻敌，身形往左略撤，翻右掌往上一迎。

这位身高四尺白发童颜，江湖上久有难惹之名的武林怪杰，手底下果然不弱，平淡无奇的一掌推出去，掌力却在半途回旋急转。

郁秋风一瞥之下，心头当即一凛！

但双方的掌力业已隔空相遇，力绞之下，半空中立刻激起了一声震耳巨响，郁秋风在巨响声中，不禁退出半步。

长寿童子身形未动，但这只右掌，却也微微一挫。

为此，他脸上倏即现出一丝惊异之色，并脱口叫声：“果然要得嘛！”

郁秋风俊脸一红，愧疚地清叱一声：“再试我一掌！”

声出掌出，原式不变，但招出如电，掌风如雷，电疾飞卷，直往长寿童子小腹上撞去。

长寿童子第一掌稍占上风，第二掌不再让开正面，挫身圈臂，立掌而挡，双方的内家掌力乍一相逢。

郁秋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疾一收招，竟运用洞中人相传的万能引力一吸一带。

别看长寿童子功力高，经验足，这回可也上了当，被郁秋风一带之下，往前连闯四步，方始拿桩定身。

但见他一对小眼睛眨了眨，愣呵呵地看着郁秋风。

白发姪女就在后面娇嗔道：“当家的，你越来越嫩了，竟着了孩子们的道儿！”

长寿童子两肩一耸，怪叫道：“小老婆子，你别看着轻松，

还尽说风凉话!”

“哼，当家的，要是我，才不会丢人现眼!”

“不信你也试试!”

“太极门的粘字诀有啥了不起。”嘴上说着，人也扭着腰肢儿走了上来。

长寿童子向老伴扮了个鬼脸，哑声道：“你走眼了。”

白发姹女小嘴一撇，满自信地道：“你望安吧，瞧我的!”

手向郁秋风一指，沉脸叱道：“俊小子，出门还携带两个姐姐，是多情也是风流，小老婆婆却最是讨厌这种人，你小心着!”

着字出口，人就往前欺进七尺，素手连扬，奇快无比的，对准郁秋风两边俊脸上刮了过去。

长寿童子同时怪叫道：“喂，打人不要打脸!”

郁秋风剑眉立蹙，轻舒猿臂，曲指扣向脉门。

白发姹女似乎料到郁秋风会用这一招，嗔呼道：“当家的，他要摸我的手呢!”

郁秋风闻言之下，不禁俊脸发烧，仓皇挫身，暴退二丈。

耳中又听到长寿童子佯怒而叱道：“踢他!”

锐风倏至，白发姹女果然已追上来踢出一腿。

郁秋风腰里用力，旋身而闪。

白发姹女右脚落地，左腿又出，郁秋风闪身再躲，却听到长寿童子东方未明远远地道：“小老婆子，你若是踢不着他，我就把你休了。”

白发姹女双腿连环，不停地踢出，口中却答着道：“当家的，你要是真能狠心休了我，我明天就改嫁!”

“嘻嘻，除了我，天下再没有合适你的人了。”

“哼，咱们是骑驴赏花，走着瞧！”

这一对侏儒夫妇，江湖怪杰，一边似假似真地斗着口，但白发蛇女两条腿快若电闪，密如雨点般，向郁秋风身上连续猛踢。

郁秋风施展开轻快的身法，巧妙地闪让着。

百步劈空掌陶逸憋了一肚窝囊气，愣在一旁发怔！

青儿却眉开眼笑，觉得很有趣地看着郁兄弟和人家动手，但小翠就看出情形不对，因此暗暗一拉青儿衣角。

谁知青儿连头也不回，笑着问道：“翠妹妹，你拉我作甚？”

小翠黛眉一皱，低声道：“人家没存着好心！”

“没关系，他们赢不了郁兄弟。”

“我是说时间太久了会误事！”

“误事，误谁的事？”

小翠无奈道：“姊姊忘了我们为什么连夜赶路了吗？”

青儿闻言一愣。

离开不远的陶逸却骤然地吃了一惊！

小翠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鼎鼎大名的银汉双星，就甘心受人利用，奉命在此阻挡，青姊姊，我们也不用客气，一块儿上吧！”

皓腕轻舒，寒芒电闪，锵然龙吟声中，长剑就撤到手中，向前走不了三步，又复向陶逸一瞥，道：“陶大侠此时不走，难道要跟着我们受累吗？”

陶逸不愧是老江湖，闻言立刻明白，双手抱拳道：“谢谢姑娘关照，再见！”

语声未落，人就离地飞起，一拔三丈，侧向左方山坡下疾坠。

足尖将欲点地，身后劲风疾至，并有人怪声低叱道：“姓陶的真不够朋友，躺下！”

声到，人到，招到，长寿童子就横身截住去路，双掌也跟着递出。

百步劈空掌陶逸连考虑的时间也没有，立刻圈掌一接。

硬碰硬，掌接掌，啪啪两声脆响处，陶逸当场被震得身乱晃，双掌发热，足下稳势不住，向后倒退两步。

长寿童子跟着哼了声道：“不听话，再试我一掌！”

跨步欺身，单掌直推，百步劈空掌陶逸也是个不服输的硬汉，咬牙提气，蹲身立掌，第二次力接。

谁知道掌往外面一推，身后又有人发话道：“陶大侠真爱多事，留下他交给我吧！”

陶逸虽听出是小翠的语声，但不敢贸然收掌，以免为人所伤，因此，就在小翠赶到之时，二次脆响声中，又被长寿童子震得退了三步。

长寿童子一掌得势，晃身又上。

小翠横跨两步，挡住去路。

长寿童子眸子一翻，身形快如飘风，往右一闪，又向尚未稳住身形的百步劈空掌陶逸袭来。

小翠已看出陶逸在二次硬拼之时，内腑业已受伤，因此不顾一切地腾身探剑，再度去拦截。

可是眼前这位江湖怪杰，既能以四尺之躯威震武林，一身所学，自是不同平常，所以，她手中长剑眼看已刺到了长

寿童子，却见他上半身猛地向后一倒，右手翻上来，大拇指扣住食指，对准剑尖上轻轻一弹。

锵声响处，剑尖连颤，小翠手上这柄剑立刻往上弹起数寸，心头不由得暗叫一声：“好强的指力！”不由自主惊退一步，长寿童子疾一旋身，再次探掌向陶逸攻去，幸好青儿及时赶来，振腕出剑，银芒飞洒，一招“天女散花”，逼得长寿童子斜退二丈，经此一阻，陶逸遂不再迟疑，负伤跃下山坡，独自赶回少林寺。

青儿和小翠一左一右，横剑阻住了去路。

长寿童子翻着一对精芒四射的小眼珠，向二女连瞥几眼，皱眉发声怪笑，然后，伸手从腰间拉出一条奇形兵刃。

这条兵刃，约莫有四尺五寸长，软中带硬，手握的一头很光滑，另一头却有着数十片形如鸟羽的薄钢片。

青儿星目微睁，天真地笑道：“这是什么兵刃，好古怪哪！”

小翠冷冷地接口道：“怪人一定要一柄怪兵刃，不然怎显出他与众人不同啊！”

长寿童子耸肩怪笑道：“蛮对，你们谁识得它？”

青儿黛眉微蹙，摇摇头道：“我从来没见过，看着，好像是鸡毛掸子。”

小翠道：“它更像哭丧棒。”

长寿童子哼了声道：“别管它是鸡毛掸子或是哭丧棒，你们谁有胆量试试它的厉害？”

小翠冷笑一声，抢着道：“以你老人家的声望和武功，我们谁也不敢夸口言胜，但事情既逼到了面前，我们谁都有胆量向老人家讨教几招！”

长寿童子瞥了一眼道：“你非常聪明！”

小翠立刻道：“老人家智慧更高！”

长寿童子怪笑连声道：“一个狡黠，一个天真，你们配了对，一定不会吃亏。”

青儿心惦郁秋风，虽不时的凝目远眺，但因天色昏黑，树木参差，看不到那边的情况，只听到白发姹女一声声娇叱，不停地传来。

她很不放心地看着小翠，但小翠却目注着长寿童子，遂忍不住噉了一声，问道：“翠姊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小翠扬眉笑道：“看住他！”

“但郁兄弟……”

“他比我们强得多，一对一保赢不输！”

长寿童子不禁怒哼道：“你对他这么相信？”

小翠点点头道：“事实如此，老人家能不信么？”

“未到最后，难下定论。”

“再过一会儿更糟。”

娇叱逐渐变成了尖叫，只听到白发姹女远远地呼援道：“当家的，快来啊，这小子可厉害着呢！”

长寿童子眉头一皱。

小翠又复嘲笑道：“老人家，还不赶快接应！”

青儿着急道：“翠妹妹，我们不能放他走！”

小翠微微一笑。

长寿童子不禁啼笑皆非。

白发姹女的尖叫又起：“哎，这小子还学会了屠老贼魔的独门身法，当家的，你再不来，我可要磕头认栽了！”

长寿童子闻言一惊！

小翠倏地娇喝一声：“青姊姊，动手！”

声出招出，长剑卷起了一片寒光，削项砍肩，猛地攻出。

长寿童子怪叫声中，奇形兵刃疾往小翠剑上一撩，小翠不敢硬接，沉腕撤剑，长寿童子趁机撤身。

青儿一声娇叱，电疾掠出，手中剑划出三道弧线，封住了长寿童子的退路，长寿童子怒挥手中奇形兵刃，一招“逆水行舟”，反腕扫出。

小翠长剑疾送，趁虚进招。

但长寿童子一身武功，确有与众不同之处，奇形兵刃方自逼开青儿长剑，小翠的剑尖也跟着当胸刺到，只见他身形一侧，快如电掣地飘出三尺，小翠一剑刺空，他那柄奇形兵刃业已高高举起，疾往剑上磕下。

小翠横跨一步，反截右腕。

青儿剑带锐啸，从后夹击。

长寿童子引吭发声怪啸，足踩连环，人已脱出二女前后夹攻之势，身形未定，奇形兵刃已从身侧甩起来，腕里用力一扭，这条奇形兵刃倏地左右晃动，分往小翠和青儿两口长剑上敲到。

小翠知道厉害，旋身带剑，疾忙让开。

青儿是初生之犊，不但不闪，反而想借着对方一震之力，腾身扑击。

谁知手中长剑和长寿童子奇形兵刃略一接触之下，剑身往上一弹，自己身形尚未离地。

陡闻长寿童子怪叱一声：“撒手！”

奇形兵刃一送一收，长剑立被奇形兵刃上的钢片夹住。

长寿童子跟着用力一抖，想把青儿长剑夺下。

青儿情急之下，左手五指一弹，五点劲风，分往长寿童子右边期门、将台、血海、肩井、曲池等要穴袭来。

同时，小翠因看到青儿手上长剑已被长寿童子奇形兵刃夹住，惊叱一声，腾身扑上来，挥剑拦腰猛砍。

三方面几乎是同时发动，但长寿童子东方未明不愧是成名的老江湖，眼见青儿五指齐弹，耳闻小翠惊叱之声，心知二女情急拚命，遂不再迟疑，身形往左一倾，松开青儿长剑，左足力踹，人如强弩离弦，疾射而出。

小翠一剑砍下，长寿童子人影俱失，她虽然接应及时，但自己却差一点误伤在青儿弹出的五点劲风之下。

二女受了一场虚惊，心神甫定，四道目光齐瞥。

但长寿童子早已失去踪影！

小翠与青儿全知道对方急于赶去接应，不用再打招呼，双双施展开轻功，仅只三四个腾身，便已回到了原地。

长寿童子急急地赶回来，并未立即出手，以略带惊异的目光看着场中。

二女乍到，他便已发觉，并且神色肃穆地微一摇手。

其实，小翠与青儿全都看到，郁秋风双目炯炯，手持吴钩剑居中而立，两只精芒四射的眸子，不稍转瞬，全神倾注急疾游走中的白发姹女。

再看那白发姹女，手上也紧握着一柄二尺多长的短剑，剑尖指向郁秋风，上半身纹风不动，双足却电疾地移动，快若飘风，但听不到丝毫响声，一味围着郁秋风绕圈疾走。

二女目注之下，互相用惊异的目光看了一眼。

她们全都知道，这是剑术中最上乘的内家心法，身剑合一与以气驭剑之术，胜负之分，仅在瞬息之间。

为此，难怪长寿童子匆匆地赶回来，却在一旁作壁上之观，更怕二女不明厉害，故而先行以手示意。

这时，白发姹女的身法已越发快了，而圈子越发的小了，旁观的人，只能看到她头上蓬乱的白发迎风飘飞，和手中短剑幻成了一圈森森寒光，紧绕着中央的郁秋风。

但是，郁秋风却立剑当胸，捏诀齐眉，以不变应万变地抱元守一，提本身所练先天纯阳真气，尽注剑身。

于是，只见他手上这柄上古名器光华吞吐，寒气森森，虽未见有何动作，但白发姹女却似有所顾忌地，不敢率尔进攻，贸然出手。

小翠虽知其然，但不知其所以然，平常，仅偶听到尊阴教主与火狐辜舜华谈到驭剑之术，仅知道这是学剑人最高的上乘心法，其中妙用，尚还知之不详。

她为人聪明好动，又复头脑冷静，故能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，一方面默察场中攻守之势，一方面注意着长寿童子面上反应，从而判断双方胜负之机。

凭长寿童子东方未明在江湖的声望，虽明知小翠在暗中注意自己，但依然情不自禁地随着场中情况变颜变色，惊喜不定。

双方又苦耗了一盏热茶的时间。

郁秋风的头顶上，热气蒸腾，发角鬓边，也泌泌汗出。

小翠与青儿见了，全都忧形于色，紧握着各自长剑，非

常可笑地替郁秋风在用劲使力。

其实，长寿童子何常不是如此呢！

正当旁观的人，为场中战况忘形作态之际。

蓦地——

一声尖啸起处，正在打圈疾走中的白发姹女，突然一飞冲天，凌空直拔五六丈高。

随见黑暗的天空，陡然出现了一道耀眼银虹，疾如流星，对准郁秋风头顶直射而下。

小翠和青儿只惊得双目圆睁，花容失色。

紧接着听到长寿童子，也骇然怪叫道：“使不得！”

语犹未罢，半空中已响起了一声清脆的龙吟轻啸，更激起千百点耀眼火星，漫空飞洒，令人目眩眼花。

长寿童子当即发声惊叹，以袖掩目，大有不忍卒睹之慨。

二女也仓皇失措，不知所以。

三人方自一愣之际，场中已恢复了平静。

长寿童子缓缓移开衣袖，睁眼往前看去。

二女四目微启，神情畏怯地，目光先由各自足尖，缓缓向前移动。

首先，看到了散落地上的寸寸断剑，尚在闪闪发光。

随之，又看到了一只男人的靴子。

小翠和青儿不约而同地，将目光暂且停了下来。

突然间——

听到了长寿童子长长地舒了口气道：“我的老天！”

小翠反应很快，已知道白发姹女并没有受伤，那么，受伤的一定是郁秋风了？